

YOU
我
你 HE
kako SHE
kun
她
tiaken
妳 ngo
他

2016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年會暨科技部研究成果發表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TSAE and Selected Presentations of the MOST Projects

人類學與族群研究

Anthropology, Ethnicity and Ethnic Studies

9.10 Sat.

9.11 Sun.

年會手冊
Handbook

會議日期 Date | 2016年9月10 (六/Saturday) - 11日 (日/Sunday)

會議地點 Venue |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No.1, Sec.4, Roosevelt Road, Taipei

指導單位 Advisors | 客家委員會 Hakka Affairs Council

原住民族委員會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補助單位 Sponsor | 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主辦單位 Host Organizer |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TSAE

合辦單位 Co-organizer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TU

協辦單位 Associate Organizers | 科技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TU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Taiwan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

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Association of Taiwan Hakka Studies

【 場次 2-D-2 】

族稱 / 族類人類學

2016 年 9 月 11 日 (日 / Sunday) 10:40-12:00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黃宣衛	1. 蘇羿如 (國立東華大學) 2. 黃宣衛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正名運動、身分感知與族籍登記—撒奇萊雅族的個案探析
	1. 撒韻·武荖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2. 尹意智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撒奇萊雅 (Sakizaya) 與德興
	蔡念儒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互動中的族群定位：以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為例
	林曜同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ty of "Tsau tsu" in Taiwan

正名運動、身分感知與族籍登記—撒奇萊雅族的個案初探

蘇羿如

國立東華大學

黃宣衛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在撒奇萊雅族正名成功後，族籍登記數備受關注。此一課題，除了相當程度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外，亦需注意「族」形成於日治時期，並逐漸成為眾所周知且習慣的原住民族認知方式。換言之，「族」做為跨部落的人群邊界，在當代已成為政治上具有影響效益的劃分方式亦是一關鍵因素。

本文從孫生義所撰的〈撒奇萊雅族達固部灣撒固兒部落初步調查報告〉出發，佐以兩位不同世代、血統和性別的撒奇萊雅人，藉由他們深度參與正名運動與歷程，探討在不同生命經驗的軌跡和處境之下，對於撒奇萊雅「族」產生什麼樣態的身分感知和理解。就此而言，正名運動成功後，會呈現出什麼樣的族籍登記結果，不僅受到個人主觀選擇的影響，還得細緻地以「族」作為人群分類方式加以觀察。可以說，正名運動、身分感知與族籍登記，相當程度受到當代臺灣社會和政治環境及個人生命經驗的

多重影響，實不應以過度簡化的方式，將身分感知和族籍登記直接劃上等號關係。

關鍵字：正名運動、身分感知、族籍登記、撒奇萊雅族

撒奇萊雅 (Sakizaya) 與德興

撒韵·武荖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本文以撒奇萊雅族自我史觀 (emic) 的角度，探究歷史早期至當代花蓮平原撒奇萊雅族群之變遷；並針對德興遺址出土之文物，和撒奇萊雅舊社的生活勢力空間做一個比較研究與對話。

尹意智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撒奇萊雅族經歷了達固湖灣 (Takobowan) 重大歷史事件 (又稱「加禮宛事件」) 造成撒奇萊雅族被迫限制的生存空間，甚至失去族群的身份與記憶。本研究以考古發掘成果為背景，將達固湖灣重大歷史事件，以時間軸為經，部落分布空間為緯，結合口述歷史，整合族群前後生存的軌跡，呈現在不同時間與空間下族群被消滅的勢力空間，並以德興遺址發掘的研究成果，瞭解每一次毀滅性天災人禍造成撒奇萊雅族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斷裂，和當代族裔四散各地所採取的生存方式與反應。本文將族人的空間記憶和德興遺址的發現加以連結，以耆老口述結合傳統領域與舊社遺址之發掘，對德興遺址的發掘成果提出想法，並重新以撒奇萊雅族人的觀點來書寫該遺址發掘成果對族人復振運動的意義。

關鍵字：撒奇萊雅、德興遺址、加禮宛事件、族群性

撒奇萊雅 (Sakizaya) 與德興

撒韻·武荖¹、尹意智²

摘要

本文以撒奇萊雅族自我史觀(emic)的角度，探究歷史早期至當代花蓮平原撒奇萊雅族群之變遷；並針對德興遺址出土之文物，和撒奇萊雅舊社的生活勢力空間做一個比較研究與對話。

撒奇萊雅族經歷了達固湖灣 (Takobowan) 重大歷史事件 (又稱「加禮宛事件」) 造成撒奇萊雅族被迫限制的生存空間，甚至失去族群的身份與記憶。本研究以考古發掘成果為背景，將達固湖灣重大歷史事件，以時間軸為經，部落分布空間為緯，結合口述歷史，整合族群前後生存的軌跡，呈現在不同時間與空間下族群被消滅的勢力空間，並以德興遺址發掘的研究成果，瞭解每一次毀滅性天災人禍造成撒奇萊雅族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斷裂，和當代族裔四散各地所採取的生存方式與反應。本文將族人的空間記憶和德興遺址的發現加以連結，以耆老口述結合傳統領域與舊社遺址之發掘，對德興遺址的發掘成果提出想法，並重新以撒奇萊雅族人的觀點來書寫該遺址發掘成果對族人復振運動的意義。

關鍵字：撒奇萊雅、德興遺址、加禮宛事件、族群性

一、前言

撒奇萊雅族在 1878 年的加禮宛戰役之後，族人離散四處無所歸依；而日治時期在 19 世紀初的首次正式具學術規模的民族誌調查，將撒奇萊雅族歸入「阿美族」的一個亞群 (Sub-branch)，也形成撒奇萊雅族長期文化失根的一個結果。本文的題目為「撒奇萊雅與德興」，其意涵實為深遠。過去的撒奇萊雅族，部落所在地在地圖上標示為中老耶、歸化社等，即現今地圖標示「德興」之處。但是由於該處飽受水患之苦，族人於民國 34 年後陸續遷至現今的撒固兒部落。我們可以說，德興遺址所代表的考古文化內涵，即是撒奇萊雅族百年前的文化內涵；但是現今居住於德興的居民卻多數為外來漢人，也不認同當地族群的文化過往，形成土地歷史與人的斷裂性，也象徵著撒奇萊雅族與過去的斷裂性。

¹ 撒奇萊雅族。原住民族委員會，族群專任委員。

² 漢人。花蓮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約用人員。

另一方面，德興遺址為撒奇萊雅人的故居地。在考古普查調查報告書（劉益昌 2004）中，將該遺址區域紀錄為撒奇萊雅族的舊社位置。藉由對該遺址的考古學調查，可以重新將族群文化與考古學研究兩者重新連結。而在此同時，也說明考古調查與民族學之間，可以有效的對話與相互證明（mutual authentication）。所以，撒奇萊雅與德興，象徵的是族群文化與她的歷史過往，也象徵的是人類學與考古學的一次對話。

德興遺址為首次進行考古發掘，對 1878 年以後式微的撒奇萊雅族文化挖掘意義殊為重大。由於德興遺址只進行了考古試掘，出土的遺物等皆還須結合族群遷移史、口傳神話與文化慣習進行調查，故本文的書寫旨在闡明撒奇萊雅族過去與當代的處境，和德興考古遺址形成物質文化與無形文化之間的遙相對話。過去戰爭形成的歷史遭遇導致當代族群文化復振運動、族裔認同的困境，德興遺址的考古發掘將帶給撒奇萊雅族文化調查未竟之功帶來一線曙光。以下將分別就達固湖灣事件（加禮宛事件）進行耆老口述的梳理，以與德興舊社、現達固湖灣周圍的族群遷移史相對照。



圖 1：1985 年日治時代花蓮市地圖，歸化社與德興遺址的相對位置

二、達固湖灣戰爭後的族群遷移史

以下達固湖灣戰役經過，參照耆老 TiwaySayion (1989) 的口述資料³整理而成。

西元 1878 年之前，撒奇萊雅人居住於花蓮奇萊平原六個主要部落：達固湖灣 takubuwan (慈濟醫院與四維高中一帶)、nabakuwan (今花蓮市舊火車站到南京街一帶)、cipawkan (今花蓮市德安一帶)，tamasaydan (今花蓮市北濱街，一說在林森路一帶)，tuapun(即今花蓮港口附近的華東路)與 pazik(今美崙山麓)。當時 takubuwan 裏面有 5 個頭目，為政治中心的領導者，所有部落內的事務、政令都由他們商討、決議。

由於撒奇萊雅人居住在奇萊平原的菁華區，所以經常受到外來族群的襲擊。當噶瑪蘭遷移到花蓮後，想要在美崙溪抓魚，當時撒奇萊雅人就曾出戰將他們擊退，使噶瑪蘭人不得不往北邊發展，而定居在加禮宛(今新城鄉嘉里村)。後來，兩族和睦相處，並曾共同打擊近山地區的太魯閣族，甚至追擊到現在的秀林村附近，可謂相當英勇。

隨著漢人的拓墾足跡出現在奇萊平原後，撒奇萊雅人又面對新的挑戰者。西元 1812 年，由於李亨、莊找來到平原一帶募佃墾殖，侵犯到撒奇萊雅人的地盤，所以在西元 1824 年族人主動發動攻擊。西元 1851 年，以黃阿鳳為首的一千人招募二千二百餘名漢人入墾十六股城(今後車站豐川一帶)，數月後因水土不服，黃阿鳳病死，其餘漢人繼續墾殖，到了西元 1858 年六月，墾眾與達固湖灣的撒奇萊雅人發生衝突，最後在漢人同意每月供給酒及若干布疋的條件下與之談和。但在西元 1864 年雙方再發生爭端，直到西元 1876 年，漢人才力屈而敗走。而這場戰役，漢人被殺的超過半數，其他人因害怕而逃往璞石閣(今玉里)及新城一帶。

但衝突並未完全結束，隨著清廷「開山撫番」政策的推動，撒奇萊雅人命運從此改變。西元 1874 年，發生「牡丹社事件」，使清廷注意到後山番地的經營，為避免外國勢力覬覦後山，於是著手「開山撫番」，開鑿番界道路，並解除海禁、山禁。西元 1875 年，大清帝國的統治力正式進入後山。西元 1878 年，也就是光緒四時，因營勇陳輝煌指營撞騙，按田勒派，詐得不少錢財，又發生人向噶瑪蘭人購買土產時過於欺壓及凌辱當地婦女的事，使得加禮宛的噶瑪蘭人聯合撒奇萊雅人共同抗清。

³ Tiway Sayion(帝瓦伊·撒耘，漢名：李來旺)訪談記錄，採集時間為 1989 年。

根據撒奇萊雅人的口述，從新站到佐倉公墓一帶，撒奇萊雅人用刺竹把生活空間圍起來，以防止外族的入侵。當時因為達固湖灣部落附近有刺竹保護，使得清軍傷透了腦筋，後來因為居住在七腳川的 vaguai（與日月潭的邵族同族；但從發音上來看，可能是太魯閣族的木瓜番）與撒奇萊雅人不和，而向清軍通報撒奇萊雅部落有兩個入口：第一個靠 bazaiwan（即今美崙溪附近靠變電所的地方）；第二個在四維高中附近，因此清軍從四維高中這個門魚貫進入，因此當清軍一進入達固湖灣就被砍殺，使得入口處清軍的屍體堆積如山；後來清軍改採火攻，在箭尾點火射進部落裏來，使得刺竹、茅草房子都被燒燬，為了避免被滅族，五個頭目在商議之後開門投降，結束此次戰役。

當戰爭結束後，達固湖灣的頭目 KumudPazik 及其妻 IcepKanasaw 被清兵處以極刑，為了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還叫附近的南勢阿美族前來觀看。KumudPazik 被處「凌遲」，他被綁在茄苳樹上用刀片慢慢割，從早上大概九點左右到下午太陽下山才死；而 IcepKanasaw 則被放在劈開的圓木上，再蓋上另一半的圓木，然後由清兵踩在上面，大約二十分鐘後，IcepKanasaw 氣絕身亡。

戰亂後，族人流離失所，KumudPazik 和 IcepKanasaw 的屍骨並未安葬，子孫亦無法奉祀。在事件發生之後，由於撒奇萊雅族勢力被削弱且停止反抗，原先的中老耶社改名為歸化社。在清代有文字記載之前，關於撒奇萊雅族與達固湖灣部落的紀錄只能靠部落耆老代代相傳的口傳歷史，而我們也僅能透過清代文獻略窺戰爭後撒奇萊雅族人的去向。夏獻綸〈附錄番社〉提到當時奇萊平原分佈勢力以南勢七社為主：中老耶、飽干、薄薄、斗難、七腳川、慶豐村、理劉（里漏）、脂脂厝厝，其中中老耶即是撒奇萊雅族（潘繼道 2005：32），1894 年胡傳的《台東州採訪冊》已改名為「歸化社」，陳俊男認為，文獻資料上的 sakizaya、筠榔榔、中耶耶、中老耶指的是 Taboan，而 Sakol 是經過加禮宛事件後重建的部落。

原先為上千人的大社，在加禮宛事件之後重建歸化社（Sakol）社，為一個範圍較小，人數也較少的社群。「歸化社」這個地名已經可以確認為現今「德興遺址」的位置，至此日治期間該地的地名皆為「歸化社」。後來又因為地勢低窪常常發生水災，所以居民逐漸遷往 Cupo（撒固兒，今之撒固兒部落），才又建立起新的撒固兒部落（陳俊男 2010：43、44）。至民國 74 年經建版地圖地名已改為「德興」，「德興」作為地名遂沿用至今。即為今日德興遺址的位置。而從原本 Sakol 遷出至 Cupo 的人，在 2008 年經過部落會議決議合併 Sakol 與 Cupo 統稱為 Sakol，所以今日的撒固兒部落在美崙溪以北的區域。而德興在美崙溪南岸，仍居住少部分的撒奇萊雅人，大部分居住在中山路以東的區域；中山路以西則大部分為漢人居住區域。

三、族群文化復振的困境

達固湖灣戰爭的歷史記憶普遍地流傳在舊社現今 8、90 歲的族人心中，他們未曾親身經歷過戰爭，但由於父祖輩諄諄告誡，千萬不可對外承認 sakizaya 的身份而至今繼承了「結構性失憶」，但對這樣的歷史而言卻是心照不宣的。由於父祖輩的謹慎，導致戰爭記憶在一代一代繁衍之間幾乎成為了一個不可思議、遙遠的「傳說」。有些族人從不曾聽過這段記憶因此對身份抱持懷疑，也有些人根本與這個歷史記憶斷裂了。由於老一輩人對恐懼記憶的害怕，導致這場戰役的記憶隨著歲月流逝逐漸淡化在現代族人的記憶中。

而我們竟也喪失了父祖輩區別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的能力，逕以為自己就是阿美族。根據帝瓦伊撒耘藝術文化基金會 2012 年的調查⁴，50 歲以下的族人 70% 在撒奇萊雅族正名以前認為自己是阿美族，等於是龐大的中生代不知道、或從來沒聽過撒奇萊雅族。擺在今日文化復振運動的脈絡底是一種「失勢」，但是這樣的情境卻是當初祖先為了保護後代的「遺澤」。從達固湖灣部落逃難至新居地的祖先，能夠從戰役中倖存下來，得到阿美族的包容，所思所想的就是如何「生存」這件事，還有在異地重建家園，代代相傳、安全的繁衍後裔。快速融入新家園、建立穩定的族群想像、安身立命成為了首要目標，對於戰役的事能不談就不談，除了要擺脫於恐懼記憶的攪縛，還有適應新家園的必要（撒韻 2014：40-41）。

「結構性失憶」抹去掉祖源地歷史，結構性重建族群的發展史，並快速將其認為「不忍卒讀」的歷史置換為對阿美族群包容的感謝。Hobsbawm（1992）為我們定義了集體記憶：「族群是賴於共同起源或集體記憶排除外人，形塑族群的自我意像（self-awareness）、歷史記憶與文化」。集體記憶的來源是歷史，而歷史卻是由當時的社會框架所形塑，因此 Hobsbawm（1992）說「記憶的同時便是遺忘」，記憶的背後有更多被遺忘的名字、被遺忘的歷史細節；而那些遺忘掉的正是我們急於擺脫的，藉由「遺忘」才能重新開展新生活。法國歷史學家 Nora（1989）談到歷史與記憶的差異，在於歷史是平凡的展示，而記憶是有生命的。不過，經由選擇性遺忘和記憶，歷史形成的集體記憶可以凝聚族群，以共同的祖源傳說、神話、祭儀、歌謠、舞蹈來鏈繫著認同和劃分族群邊界。我族在宣稱（assignment）與指稱（assertion）所習得的相互經驗中，於流動、多元中重新調整「自己是誰」，進而產生認同的生存策略（王佳涵 2010: 127）。

舊的集體記憶（達固湖灣戰役）被新的集體記憶（當代努力尋根的處境）所

⁴ 財團法人花蓮縣帝瓦伊撒耘藝術文化基金會。2012。〈部落基礎資料調查與建置〉《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撒奇萊雅族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書》。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9-30 頁。

取代，繼續推動著萎縮的族群邊界往外擴張。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文化上的失勢、認同的困難以及擺置在文化復振運動脈絡下的侷促處境。積極從事耆老口述、田野採集以及無形文化資產調查的筆者，在 2016 年接觸到了有關德興遺址的挖掘工程，從此開啟一扇挖掘族群物質文化的大門。

四、花蓮市德興遺址試掘結果

(一) 試掘緣起

新建住宅的地籍號：「花蓮市四維段 681 號」，該基地位在花蓮縣德興遺址範圍之內。由於德興遺址屬於花蓮縣列冊遺址，花蓮縣文化局依《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4 條：「主管機關對經指定之遺址應定期巡查，避免自然或人為破壞。前項巡查每月至少一次，並應製作遺址巡查紀錄表」，定期派員進行遺址監管保護作業。2016 年 2 月 24 日遺址監管員發現德興遺址範圍內四維段 681 號預備施工，隨即聯絡地主、施工單位與專家學者進行會勘。依據《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7 條規定：「工程建設或土地開發之計畫，其空間範圍涵蓋經列冊之遺址，開發單位應先邀請考古學者，進行遺址價值及內涵調查評估，並將其結果報主管機關處理。」本考古試掘工作即依該法條著行辦理。

該工程經 2016 年 3 月 8 日召開之「德興遺址列冊範圍內『花蓮市四維段 681 地號開發案』現場勘查會議」會議，會議結論：「本案基地範圍內土地(花蓮市四維段 681 地號)位於德興遺址列冊範圍內，開發業主應於開發前施行考古探坑試掘，俟考古探坑試掘工作完成，以評估後續處置方案。」本單位依照該會議結論，對基地範圍進行地下文化資產評估工作。

由於文化層深度未知，為確認建築基地地層狀況，本次在建築基地內試掘 2 個探坑，每坑發掘面積 $2\text{m} \times 2\text{m}$ ，總發掘面積為 8m^2 。初步試掘結果，該試掘坑位僅發現一個文化層位，出土少量的文化遺物，內涵為花蓮北部鐵器時代文化，但是與目前已知的「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靜埔文化」存在明顯的差異。該文化層位於地表以下 40 cm 以內，且已遭到嚴重的擾亂，文化遺物與現代廢棄物有共伴出土的現象，文化層保存狀況不佳。

(二) 基地位置與遺址背景概述

德興遺址位於花蓮市德興聚落周遭美崙溪東南側較高之沖積平原，大致介於四維高中與花蓮縣立德興體育場之間聚落旁的水田與旱作區。遺物主要分布在聚落周遭的水田與旱作地表上，過去雖未曾發現有文化層，地表遺物也不多，不

過根據地表遺物與遺址所在範圍推測應與撒奇萊雅族的竹窩灣社有關。遺址所在範圍德興路拓寬時從中間穿越，另道路兩側之住居不斷擴建，遺址保存狀況受到影響。(劉益昌 2004：1501-TS-1)。

過去自 2008 年至今，本遺址接受遺址監管保護，發現遺物地點集中在本基地西南方約 50 公尺處的菜圃周圍，地表遺物以舊社陶片為主。遺物密度不高，多為素面陶為主，器表顏色以橙色至鈍橙色為主，部分帶有黑色陶衣。

德興遺址位於花蓮平原北端，花蓮平原西側連接加禮宛山、吉安山東麓，南北長約 19 公里；西南連通花東縱谷平原；東為太平洋。自然環境資源多樣，地理交通位置亦十分顯著。

試掘地點：基地長約 20 公尺，寬約 12 公尺。

經緯度：N 24° 0' 11.97" × E 121° 35' 18.90"

方格座標：E 309883 × N 2655516. M



圖 2：德興遺址範圍與本次施工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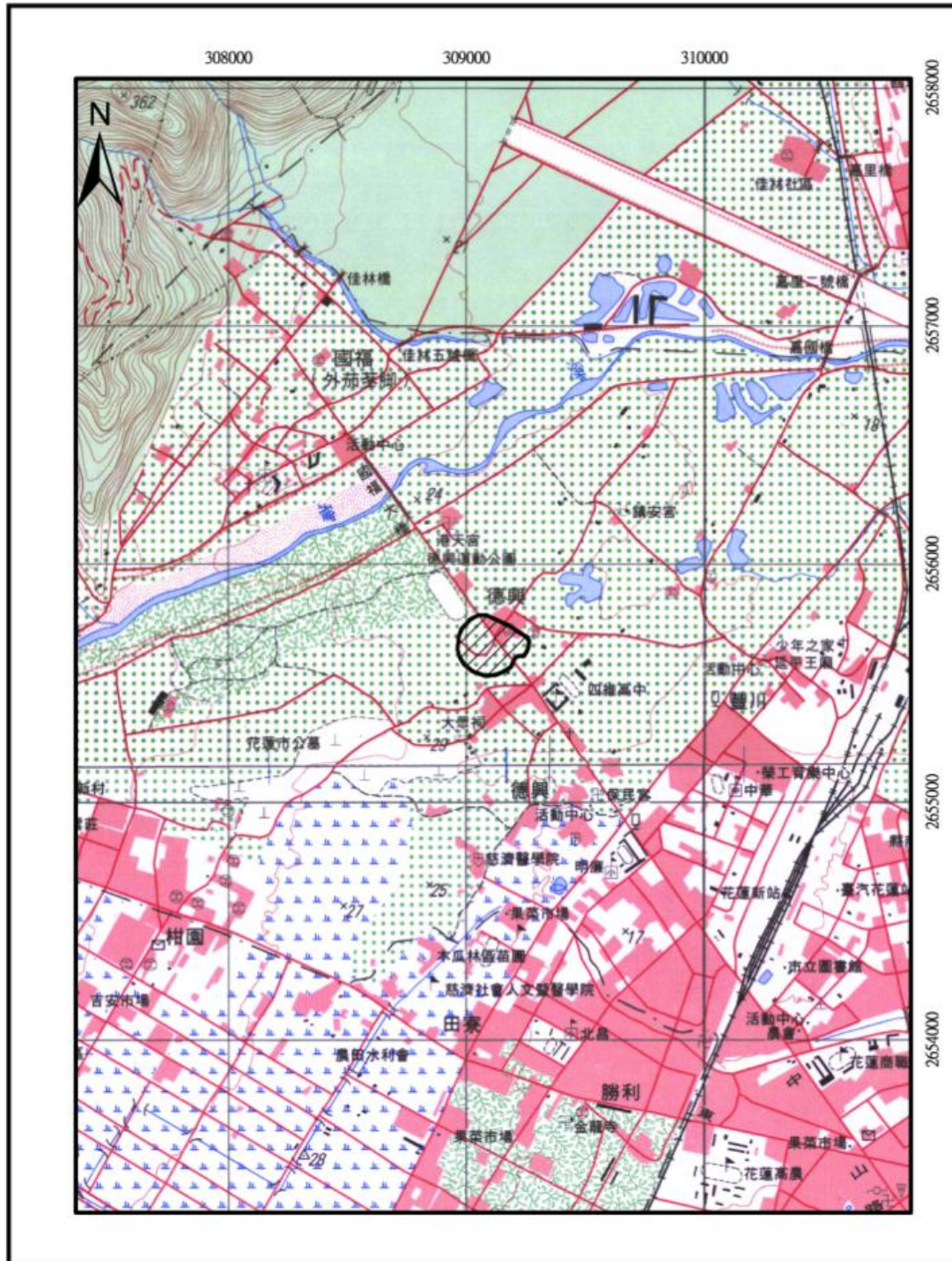


圖 3：德興遺址之範圍與位置(劉益昌 2004：1501-TS-2)

(三) 考古發掘坑位與地層概述

本次試掘花蓮市四維段 681 號(德興遺址), 試掘工作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3 月 18 日;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 實際工作日共 7 天。

本次於花蓮市四維段 681 號共試掘 2 處探坑, 探坑位置、地層狀況如下:



圖 4：花蓮市四維段 681 號德興遺址考古試掘坑位示意圖



圖 5：試掘坑位與試掘工作

TP1

TP1 位於預定建築基地中央位置。原地面為水泥地板，工程單位預先將水泥地板打除以便發掘作業。發掘坑面為 $2\text{m} \times 2\text{m}$ ，方位為正南北，發掘方式採階梯式發掘，最深達 190cm 。本坑存在鐵器時代文化層，文化層深度距地表 $10\text{cm} - 40\text{cm}$ ；但是出土遺物相當有限，僅出土少量的陶片遺物。40 cm 以下為生土層，但是在約 $60\text{-}70\text{cm}$ 礫石層中出土 2 件石質遺物(砥石)。本坑發掘結束後以採土器向下鑽探，約 25cm 後進入礫石層無法繼續下鑽，結束本坑發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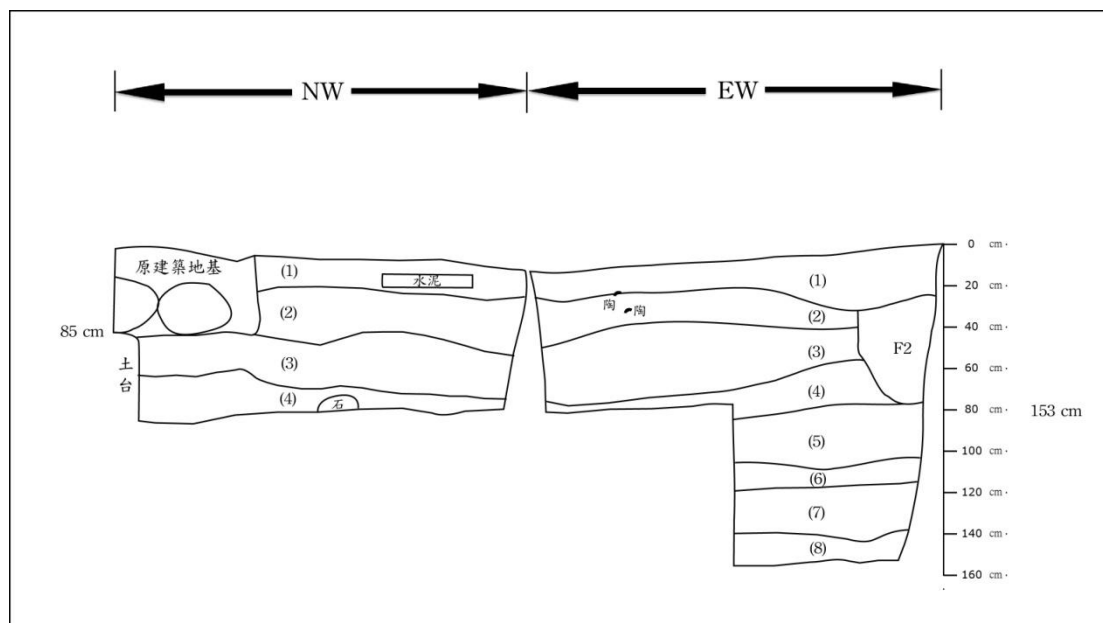


圖 6：TP1 北牆、東牆界牆圖



圖 7：TP1 北牆、東牆界牆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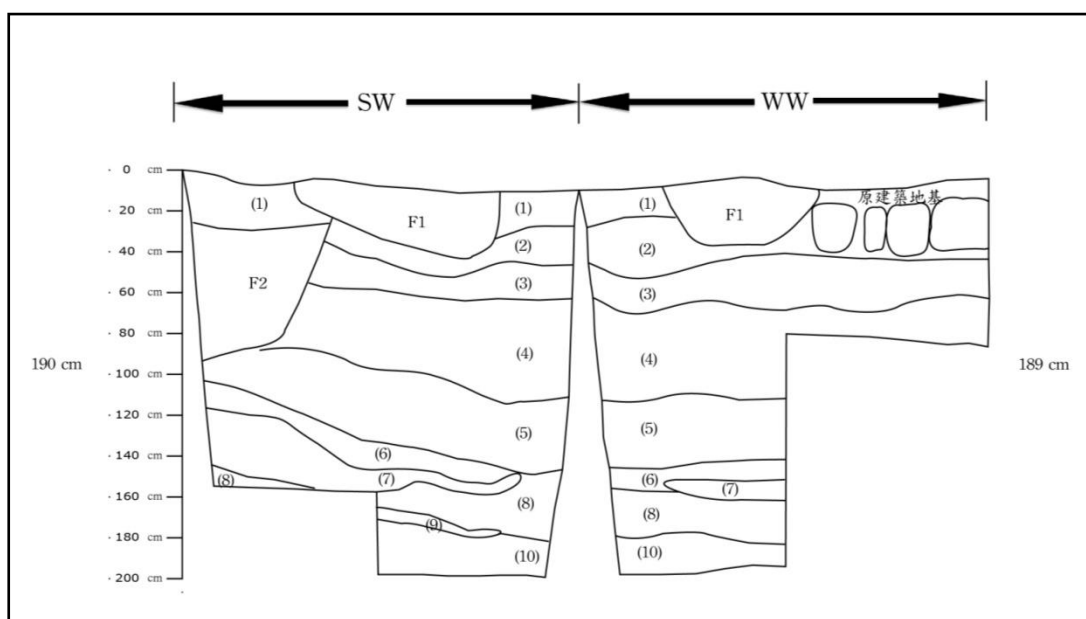


圖 8：TP1 南牆、西牆界牆圖



圖 9：TP1 南牆、西牆界牆照

TP1 層位說明：

- (1) 褐色(7.5YR 4/3)砂壤土層：地下 0~20 cm，部分擾亂達到 40 cm。表土多擾亂，多現代建築廢棄物如水泥、紅磚等遺留。出土少量舊社陶片。本層於西北角存在現代建築地基，出土許多約 30-40cm 大卵石，界牆上亦留有建築地基的結構，擾亂深度約 40 cm；另外，西南側有一條灰色條狀溝槽狀現象(F1)，東南側有一深坑狀現象(F2)，皆屬於現代擾亂現象。
F1：長條形溝槽狀現象，灰色(7.5Y4/1)砂黏土，土質純淨少摻雜物。該現象呈現西北-東南走向，長度約 120 cm，溝寬 60-100 cm，深度為地下 10-30 cm。
F2：深坑狀現象，土色花雜，內含褐色(7.5YR 4/3)砂壤土、黃褐色(2.5YR 5/4)砂壤土、橄欖色(2.5YR 4/3)砂黏土與密集礫石等，土色呈現塊狀分布而非層狀分布。現象直徑約 40 cm，深度約地下 20-70 cm。本現象僅在西南角的南牆較為明顯。
- (2) 褐色(7.5YR 4/3)砂壤土層：顏色稍較(1)淺，但不明顯。地下 15~40 cm，擾亂明顯減少，出土較多的文化遺物，大部分為鐵器時代素面陶，以腹片為主；伴隨出土少量的硬陶與現代廢棄物如玻璃等。本層為文化層。
- (3) 黃褐色(2.5YR 5/4)砂黏土層：地下約 40~60 cm，土質較細緻為砂黏土，土質純淨摻雜少量石塊，擾亂完全消失。僅出土 1 件陶片，並出土 1 件砥石。
- (4) 橄欖色(2.5YR 4/3)礫石層：地下約 60~100 cm，密集礫石，土質為砂黏土，土質黏硬，出土 1 件疑似遺物(疑似石錘)。
- (5) 暗灰黃色(5Y 4/2)砂土層：地下約 100~140 cm，土質轉為粗砂顆粒，仍出土大量礫石，但是礫石的密度降低，礫石的大小亦減小。無出土遺物。
- (6) 灰橄欖色(5Y 4/2)砂黏土層：地下約 140~150 cm，土質轉為細緻的灰色砂黏土，土質純淨。無出土遺物。
- (7) 灰橄欖色(5Y 4/2)砂土層：地下約 150~160 cm，夾雜密集的小礫石，礫石大小平均為 0.3 cm。本層在坑中厚薄分布不均，東側較厚可達 30 cm；西側部分區域則為 0 cm。無出土遺物。
- (8) 灰橄欖色(5Y 4/2)夾雜黃褐色(2.5Y 5/3)砂黏土層：地下 150~170 cm，土質細緻純淨。無出土遺物。
- (9) 暗灰黃(2.5Y 4/2)砂土層：地下約 170~180 cm，夾雜密集的小礫石，礫石大小平均為 0.3 cm。本層在坑中厚薄分布不均，最厚的厚度僅約 6 cm；西側則為 0 cm。無出土遺物。
- (10) 灰橄欖色(5Y 5/2)砂黏土層：地下約 170~190 cm，土質細緻純淨。無出土遺物。



圖 10：TP1 坑表(L0)



圖 11：F2 溝槽現象(西南角)



圖 12：溝槽現象挖去後樣貌



圖 13：TP1 坑位結束照



圖 14：坑底鑽探位置



圖 15：鑽探土樣

TP2

TP2 緊貼於 TP1 的東南側，開一個 2m × 2m 考古探坑。原地面為水泥地板，發掘單位以十字鎬將水泥地板打除以便發掘作業。由於 TP1 發掘結果確認該地僅有一個文化層，所以 TP2 發掘至自然層位 L3 後便停止發掘。本坑最深達 60 cm；鐵器時代(舊社)文化層深度距地表約 10 cm – 40 cm；出土遺物相當有限，僅出土少量的陶片遺物、石器、鐵器等。40 cm 以下為生土層。

本坑有 3 個現象：火塘現象(F1)、列石現象(F2)與溝槽現象(F3)，於現象一節加以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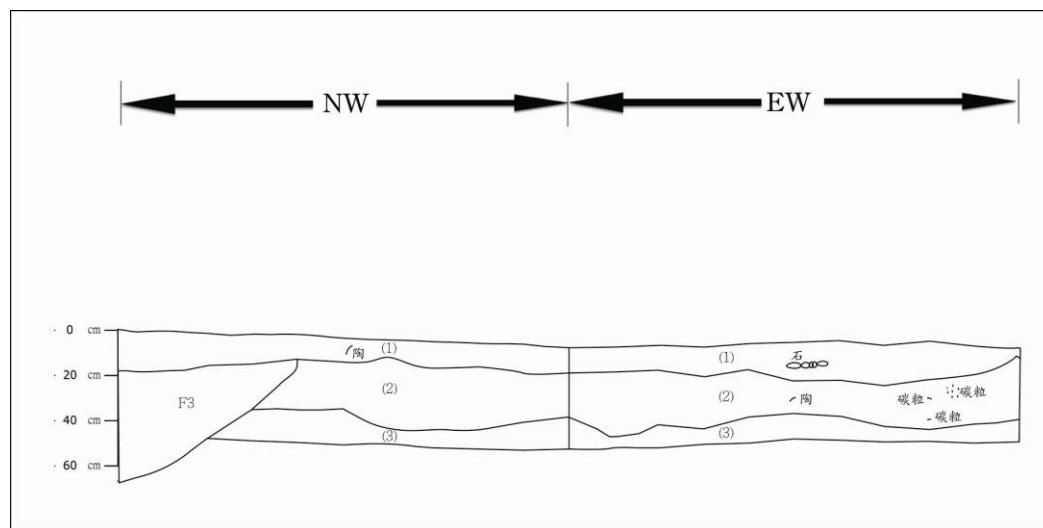


圖 16：TP2 北牆、東牆界牆圖



圖 17：TP2 北牆、東牆界牆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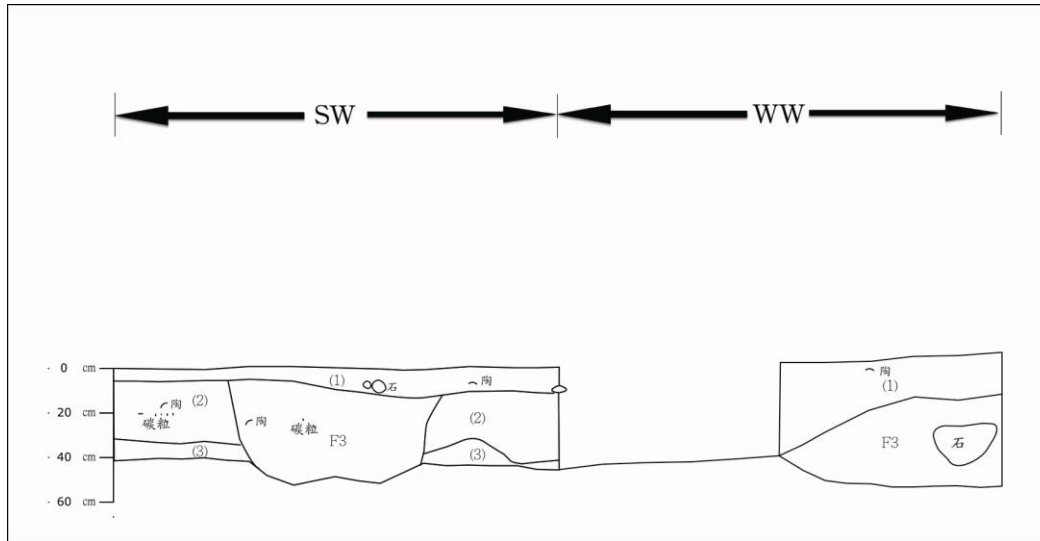


圖 18：TP2 南牆、西牆界牆圖



圖 19：TP2 南牆、西牆界牆照



圖 20：TP2 表土層(L1a 坑底照)



圖 21：TP2 坑位結束照

TP2 層位說明：

- (1) 褐色 (7.5YR 4/3) 砂壤土層：地下 0~10 cm。表土多擾亂，多小碎礫石、玻璃、紅磚、水泥等遺留。出土少量舊社陶片，石器有石杵殘件、石錘等遺留。本層於西半坑存在一個疑似石列現象，定為 F2；石列所在位置後確認為溝槽狀現象，定為 F3。
- (2) 褐色(7.5YR 4/3)砂壤土層：顏色稍較(1)淺，但不明顯。地下 10~40 cm，擾亂明顯減少，出土較多的文化遺物，大部分為鐵器時代素面陶，以腹片為主；伴隨出土少量的硬陶與現代廢棄物如玻璃等。本層接近底部東南角出土火塘現象(F1)，大量的碳粒密集出土於大約 30 cm × 30 cm 的位置，共伴出土少量的陶片、鐵器殘件(已鏽蝕)。本層為舊社文化層。
- (3) 黃褐色(2.5YR 5/4)砂黏土層：地下約 40 cm 以下，土質較細緻為砂黏土，土質純淨摻雜少量石塊，擾亂完全消失。無出土遺物。

(四) 發掘出土現象描述

本次發掘共出土 5 個現象，TP1 有 2 個現象，現象編號為 TP1-F1~F2、TP2 有 3 個現象，編號為 TP2-F1~F3。5 處現象分類整理如下：

近現代文化層現象：

TP1-F1：溝槽現象

TP1-F2：坑狀現象

TP2-F2：疑似石列現象

TP2-F3：溝槽現象

舊社文化層現象：

TP2-F1：火塘現象



圖 22：TP1-F1 溝槽現象(左下角)



圖 23：TP1-F2 坑狀現象近照



圖 24: TP2-F2 疑似石列現象(TP2-L2c)



圖 25: TP2-F2 疑似石列現象側視照 (TP2-L2d)



圖 26: TP2-F3 溝槽現象(TP2-L2d 坑底照, 與 F2 為脈絡關係)



圖 27: TP2-F3 溝槽現象結束照



圖 28: 火塘現象密集碳粒



圖 29: 火塘現象與鐵刀的共伴關係

(五) 發掘結果與出土遺物：

本次試掘就文化遺物的數量而言，僅出土舊社陶片共 329 件，總重 1099.9g (其中包含 103 件細碎陶片，細碎陶片重 94.8g)，平均重量僅 3.34g；硬陶共 61 件，總重 605.8g；瓷共 6 件，共重 100.4g，皆為現代瓷；石質遺物 10 件，以砥石、石錘為主要石器。其他出土零星獸骨、貝類、金屬器(以鏽蝕鐵塊、鐵片為主)等遺留。

過去本遺址曾歸類為「靜埔文化」(劉益昌 2004：1501-TS-1)、「靜埔文化水璉類型」(劉益昌、鍾國風 2009：29-30)，但是觀察本次試掘出土的陶片，本遺址出土的陶片器表未經蘸水磨光處理，多數肉眼可見火成岩顆粒，但是極少見粗顆粒摻雜其中。反觀水璉遺址的陶片於2009發掘結果，靜埔文化陶片區分為第I類陶與第III類陶，第I類陶以極粗砂粒徑的砂岩岩屑為主，另含少量的石英顆粒，器表部分多經蘸水磨光處理，不過也多有粗砂、石英粒裸露現象；第III類陶內含物性質以火成岩類物質為主，輝石單晶十分明顯，常見此件陶片的夾砂密度較高，其內含物多為角礫狀的粗砂級顆粒，淘選度差(劉益昌、鍾國風 2009：89)。由目前的試掘出土陶片看來，德興遺址明顯與水璉遺址存在明顯的差異。

本次試掘呼應了劉益昌教授2006年早先的說法：分布於奇萊平原上的景美遺址、加灣遺址、北埔遺址與德興遺址，其與靜埔文化內涵約略相近但是仍有差異，因此無法分出文化的類型(劉益昌 2006：15)。以上四個遺址均未經過試掘，文化內涵尚未釐清。而本試掘為本遺址第一次試掘，而遺址地點正好為過去歷史文獻所記載之撒奇萊雅舊社，族群文化內涵本就與阿美文化有所區隔；是否兩個族群文化的差異反映在文化遺物的內涵差異上，值得後續持續累積研究成果與關注。



圖30：TP1出土橙色素面陶遺物



圖31：TP1出土帶黑色陶衣陶片



圖 32：德興 TP2 出土之方格印紋陶



圖 33：TP1 出土方格印紋陶



圖 34：德興遺址出土砥石



圖 35：德興遺址出土牛齒



圖 36：德興遺址出土鐵質小刀



圖 37：德興遺址出土鉚釘

五、考古挖掘之啟發

德興遺址為鐵器時代遺址，從出土的層位與內涵物，確認該文化層中共伴出土鐵器、金屬器遺留。從日治時代繪製的地圖，也可以確認本遺址位於撒奇萊雅族舊社位置之上。進一步可以討論的是：德興遺址與現有花蓮地區鐵器時代文化之間的關係為何？

花蓮地區鐵器時代文化，依目前的理解可以分為「靜浦文化」與「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就我們對靜浦文化現有的研究基礎上，該文化在花蓮縣境內可以再區分為「水璉類型」、「富南類型」與「靜浦類型」，三個類型可以都與現生族群阿美族(Amis)有許多直接的傳承關係，由帶橫把的陶罐、小型祭器與陶器的基本形式，配合許多民族誌的記錄與照片，都直接證實靜浦文化與阿美族的關係，所以也有許多的考古學者直接將靜浦文化稱為「阿美文化」。靜浦文化的陶質遺物特色為以極粗砂粒徑的砂岩岩屑為主，陶器器表呈橙褐色系，灰胎且夾石英等粗砂。器表部分多經蘸水磨光處理，不過也多有粗砂、石英粒裸露現象。紋飾有附加堆紋、拍印紋、圈印紋、旋線紋、刺點紋等(劉益昌、鍾國風 2009：72、106)。本遺址出土陶質遺物多以鈍橙色夾細砂陶為主，器表雖有抹平現象，但是缺乏「蘸水」的工序；紋飾僅見少數的方格印紋，未見附加堆紋、圈印、旋線紋與刺點紋。就我們目前出土遺物與靜浦遺物的比較結果，本遺址出土遺物明顯與靜浦文化有所區隔。

十三行文化與現生族群之間的關係就有比較多討論的空間。由於十三行文化的範圍非常廣大，從台灣北部延伸至台灣的東部都納入十三行文化的範圍之內，在台北的十三行文化可以區分為「十三行類型」、「埤島橋類型」、「舊社類型」等等，多認為與凱達格蘭族的先祖有關；而在宜蘭平原的十三行文化又可以分為「舊社類型」與「普洛灣類型」，對普洛灣類型早期的研究指出，該文化類型可能與西班牙、荷蘭佔領東台以來紀錄的哆囉美遠人，屬於近代稱為巴賽(Basai)族人群的一部份(劉益昌 1998；2006：31)，與噶瑪蘭人(Kavalan)的先祖也有相當深厚的關係⁵；花蓮平原的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向北可以延伸至宜蘭利澤簡遺址，也可能與巴賽族向南遷徙的歷史有關。而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遺物部分陶器以紅褐—灰褐色夾沙陶為最多，器腹上通常有繁複的幾何形拍印紋飾，器型不大，以侈口圓底罐為最多(劉益昌 2004：24)。本遺址的幾何拍印紋陶僅有方格印紋一類，數量僅占全部出土遺物的 2.2%，與普洛灣類型有明顯差異；陶器型制也有異，無法納入該類型之中。

由於德興遺址遺物無法歸類為「靜浦文化」或是「十三行文化舊社類型」，依上

⁵ 另外，在過去，有許多研究者認為凱達格蘭人與噶瑪蘭人有著共同的先祖，由許多的口傳歷史可以得到此一說法的驗證；而巴賽人與這兩族群關係也相當密切。

文推論，本遺址也與阿美族或是巴塞族的先祖有所區別；本遺址與過去歷史中記載的撒奇萊雅族有關，該文化歸屬應視為撒奇萊雅族的先祖。

撒奇萊雅族在近年正名運動的同時，曾經面對許多族人的質疑與困惑：經過 120 年的族群混居與融合，撒奇萊雅族的族群文化曾經逐漸失去其主體性；雖然仍有許多的蛛絲馬跡可以提供族群正名許多的線索，但是在族群正名運動時卻永遠嫌不夠。本次對德興遺址的發掘結果，就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層面或許可以提供新的線索，說明該族群曾經存在的族群性與族群本體文化的脈絡。

有關族群性的定義，以 Barth(1969)定義為可資辨別的群體為主：

族群是由其本身組成成員認定的範疇，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其“邊界”，而非語言、文化、血緣等“內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不一定是地理邊界，而主要是“社會邊界”。他認為：人群之間建立了邊界，便形成了“族群”團體，它可視為一種組織的形式、文化的載體。⁶

Spicer(1971)在相關的議題上也提出相似的見解，強調族群的文化系統的維持關鍵在於族群邊界的維持。邊界區辨了「我群」與「他群」，人群的邊界，是社會組織的基本事實，在個人選擇時有其影響(MuGuire 1982: 160)。而物質通常是文化範疇內可見的、穩定的主要成分，也是文化形塑與溝通最主要的結果。考古學家長久以來一直將陶器類型的變異當作是區辨與區隔社群邊界的主要標誌，陶匠在製作陶器的過程中，其實在各個步驟的層面上都有其文化體系下特有的選擇範圍。以物質文化作為分類文化的基礎，也是基於這樣的理論基礎之下。

考古學對族群性的研究，有賴於物質文化與族群性存在的特殊關係。在美國有一個類似於撒奇萊雅族的著名案例，是 19 世紀中葉美墨戰爭之後，美國政府在 1861 年正式將新墨西哥(New Mexico)納入美國的領土，造成許多原來墨西哥裔(Mexicano)的族群文化重新界定。由於領土重劃他們身分變成「美國人」，大量美國人的湧入該區域與政府的主導之下，他們也逐漸失去原來的語言與傳統。但是在物質文化的部分，藉由考古學研究這群墨裔美國人的物質遺留，確認許多的墨裔美國人雖然逐漸認同美國作為他們的國家認同，但是在物質文化上，尤其在食物料理的方式與建築物的建築方式上，都維持他們原來的墨西哥文化傳統(Clark 2007)。我們可以確認在政治與統治的高壓影響下，許多的族群即使面對強勢的改變，文化實踐的部分仍有保留傳統的空間，並展現在物質文化上，可以經由考古學物質文化的研究呈現出來。

考古學物質文化的研究，有優於歷史檔案的優勢。由於檔案資料通常強調不尋常的和重要的事件，鮮少提及日常生活、社會關係的日常進程與如何維持族群邊界；考古學的資料卻著重於日常生活的一切，不尋常和重大的事件卻通常不

⁶ 翻譯來源參考自網頁資料〈族群、族群認同與族群建構論的實踐〉，網址：
<https://read01.com/g66kQz.html>

會加以呈現；自不待言，文獻資料還常常帶著偏見(McGuire 1982: 161)。如過去台灣民族學家對撒奇萊雅族歸類為阿美族的一個分支，也呈現出類似族群偏見的縮影。而考古發掘的成果，正呈現出有異於過去文獻的盲點並加以突破。

由考古出土遺物，尤其是陶質遺物的分類結果，正好提供我們該遺址過去人群物質文化的樣貌；就德興遺址而言，即為確認撒奇萊雅族先祖的族群性。德興陶片類型明顯與靜浦文化、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存在著差異，這樣的差異我們可以視為文化的邊界，也說明了撒奇萊雅人與阿美族人、巴賽人存在著差異。

藉由物質文化的分類與差異，我們可以重新確認撒奇萊雅人的族群性，確實為一個特殊的新的鐵器時代文化。對應早先花蓮縣「難以分類的文化」，如景美遺址、加灣遺址與北埔遺址，過去都與德興遺址有一樣的問題：「其與靜浦文化內涵約略相近但是仍有差異，因此無法分出文化的類型(劉益昌 2006: 15)。」未來如有機會累積以上遺址的文化內涵，或許可以讓我們對德興遺址有更深一步的認識。

此次出土的石杵、石錘、以及陶器 329 件，雖在考古挖掘的規模上，斬獲可謂不大，但對自小生活於此的撒奇萊雅族後裔而言，每一件出土的遺物都像一個線索，挖掘族群隱而未現的生命脈絡。在出土的文化層裡，近現代文化層中出現了溝槽現象、火塘現象，均一定程度地說明了此地和近現代歷史中，達固湖灣屬低窪地區，歷年來均因美崙溪暴漲氾濫的現象；而火塘現象更可能是族群曾經生活過的痕跡。

六、 小結

筆者(撒韻·武荖)於1980年代隨家人搬離德興，現居於撒固兒部落，對於舊社僅存於孩提時代遊玩於故里的記憶。小時候，溪水不氾濫的時候，美崙溪是平靜如洋，可游泳、泛小舟的。就像百年前台灣竹枝詞所描寫的那樣：

中老耶前少女遊，清溪淺處水長流。
凌波一抹蓮房冷，欲罷輕輕上小舟。

—佚名

而洪水氾濫的時候，美崙溪可不似這般清新可喜。老人家常說，以前這裡時常做大水，把橋兩旁的民宅都淹沒了，因此族人、漢人商家來來去去。經過歲月更替，到了民國80年代後，東方夏威夷等開發案在上游部分開挖、建造遊憩區攔截了上游河水，美崙溪水因而漸漸變小，再也不復往昔的盛勢。雖然不再淹沒達固湖灣地區，卻也連帶地帶走了族人生活的韻律，漸漸服膺於當代城市經濟。如今回到舊部落大

多已物是人非，鄰居都搬走了，部落也不再以族群文化為依歸。路旁蓋起了高樓、豪宅與「豪華農舍」，此次挖掘的德興遺址，便是與地主新建住宅搶地，於工程期的空檔開挖的。

目前德興遺址暫且無法歸類為靜浦文化或十三行文化，但經考察與分析對照口傳文化，該文化層歸屬於撒奇萊雅族先祖。在長久以來撒奇萊雅族受到漢人、阿美族強勢文化的涵化，雖於2007年正名，卻因爭戰、歷史的遞嬗而出現嚴重文化斷層。語言、衣著、舞蹈、祭儀皆面臨亟欲復振的景況。此類無形文化歷來可透過耆老口述而追索、上溯，倘能配合考古挖掘一同進行爬梳，相信更能建立完備的族群演進史。本例也提供了重新反思靜浦文化的機會。奇萊平原自古以來便是多個族群混雜之地，強勢文化普遍遺留，考古遺址也處處可見蹤跡。然而，總有那麼幾處無法歸類、風格特異的遺址群，在其有如密碼般的紋飾、格紋中閃耀著一個不同文化群的線索，等待族人與考古學家共同去解碼，就像撒奇萊雅族文化的復甦，還原了奇萊平原的歷史重構。

參考書目：

- Barth, Fredrik (editor)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ittle, Brown, Boston.
- Clark, Bonnie J.
2007 Lived ethnicity: archaeology and identity in *Mexicano America*. *World Archaeology*. 37:3, pp.440-452.
- Hobsbawm, Eric 等著，陳思仁譯
2002 《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台北：貓頭鷹。
- McGuire, Randall H.
1982 The Study of Ethnicity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 pp.159- 178.
- Spicer, Edward H.
1971 Persistent cultural systems. *Science* 174:795-800.
- 王佳涵
2010 《撒奇萊雅族裔揉雜交錯的認同想像》。臺東：東台灣研究會。
- 李來旺 (Tiway Sayion)、吳明義、黃東秋著
1992 《牽源》。花蓮：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 財團法人花蓮縣帝瓦伊撒耘文化藝術基金會
2012 《辦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 年度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補助計畫—撒奇萊雅語成果報告書》。花蓮：財團法人花蓮縣帝瓦伊撒耘文化藝術基金會。
- 陳俊男
2010 《撒奇萊雅族的社會文化與民族認定》博士論文。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 撒韻·武荖
2014 《撒奇萊雅族的精神—族群認同與文化實踐》。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 劉益昌
1998 〈再談臺灣北部、東部地區的族群分佈〉，詹素娟、劉益昌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頁 1-28。
2006 〈第一章史前歷史〉，《續修花蓮縣志歷史篇》，花蓮：花蓮縣政府，頁 1-31。

劉益昌、鍾國風

2009 《水璉遺址緊急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花蓮縣文化局委託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執行研究。

劉益昌(計畫主持)

2004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報告：宜蘭縣、花蓮縣》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研究。